

費翔：时光让我卸掉偶像包袱

喜剧与正剧各有各的难

记者：您为什么接演《窗前明月，咣！》，电影吸引您的亮点是什么？

費翔：大约一年前，《窗前明月，咣！》制片人和导演来找我，给了我的剧本。我首先感兴趣的是，电影改编自英国伦敦西区知名话剧《Out Of Order》，曾荣获劳伦斯·奥利弗奖最佳喜剧奖。在舞台上，它已经是非常完整的故事，有鲜明的情节架构、人物，因此，整个电影剧本的基础非常稳。

话剧的人物、节奏、笑点吸引着我，我觉得自己可以尝试饰演胡恭平律师。不过，把话剧搬上银幕，需要做更多改变。电影节奏快，要一直不停地给观众带来欢乐。如何用电影语言来讲述故事，让观众觉得好玩、好笑，这个挑战也是吸引我的地方。

记者：您这一次演喜剧，有没有形象包袱、“转型”压力？

費翔：我倒没有。我年轻时，形象包袱比较重。可能那时比较心虚，对自己的表演没有那么多自我肯定，所以包袱很重，特别在乎“我一定要得到什么样的包装”。

我64岁了，到了豁出去的时候，基本就不用考虑“包装”。当然，我尽量把自己弄得像样。尤其在电影路演时，需要面对观众，每次有机会与观众面对面，有近距离接触，我都特别高兴。这种时刻，我一定尽量做到让观众看得舒服，让他们觉得是“我记忆中的费翔”。演戏时，我不能也不会有形象包袱。如果顾虑形象、外表，会影响表演。喜剧更不能有这些顾虑。

在《窗前明月，咣！》里，我完全没有保持所谓“帅”的标准。其实也没有必要，因为胡恭平不靠外表，而是靠他的口才、敏捷应对、PUA能力来取胜，我完全放开了去演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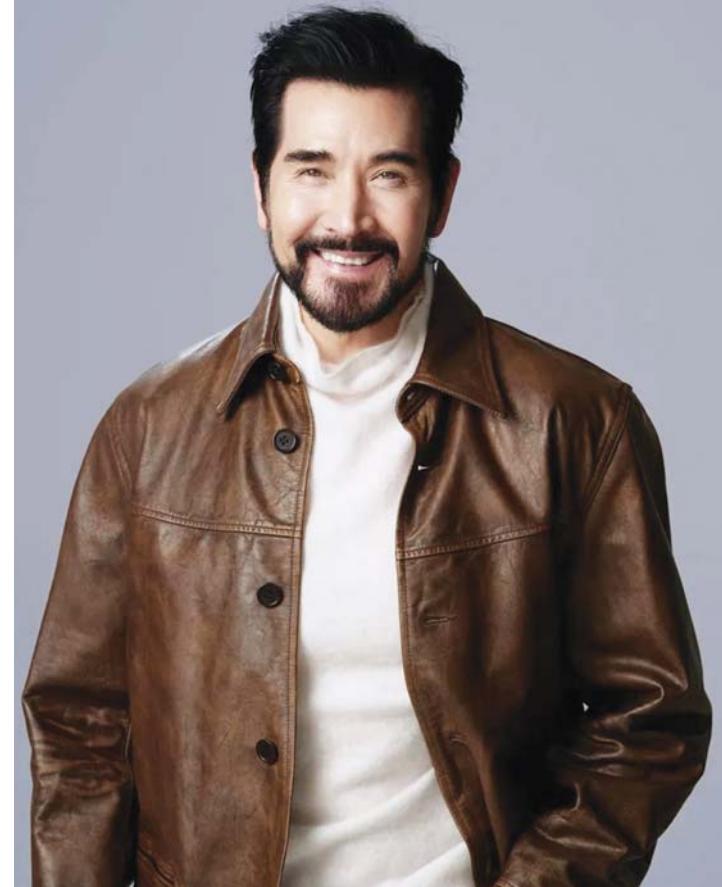
记者：《封神三部曲》中的霸气王者，《窗前明月，咣！》里巧舌如簧的风流律师，角色反差很大，哪个更难演？

費翔：都难。我们一口气把《封神三部曲》都拍了，中间没有间隔。乌尔善导演邀请我演《封神》时，早早和我说得很清楚：“费老师，如果我们的电影要做很长一段时间，你有没有问题？”我说，没问题，我愿意。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剧本，非常难得的角色。我花

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，費翔因演唱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一夜之间家喻户晓。他却在人气如日中天时选择赴美国百老汇发展，从最无名的小角色演起。

再度回到中国观众视线的費翔，2023年暑期档以《封神第一部》中的商王殷寿一角秒杀众多流量明星。而在2025年新年之际上映的电影《窗前明月，咣！》中，他“闯进”喜剧赛道，饰演金牌律师胡恭平。2025年春节档，《封神第二部》又将与观众见面，角色预告视频在抖音点赞破百万。

为何迷上电影，如何选择角色？日前，64岁的費翔接受媒体专访，畅谈自己对表演的新感悟。



了一年半的时间拍摄《封神》。

《封神》的另一个困难在于，殷寿有很多技能要求。他是个战士，我需要塑身。在《封神第一部》开篇，殷寿没有登基，要上战场，有很多武戏、马术戏，还有打鼓戏，我都经过蛮多的训练。殷寿有王者风范，还是头号反派。我得把反派“立”起来，让所有人都认可，让姬发、姬昌、四大伯侯以及姜子牙等西岐阵营的角色都把殷寿当回事。反派“立”得不到位，整个故事会“软”掉。

《窗前明月，咣！》中，胡恭平是最不“闹腾”的人，一本正经处理每

一个“事故”。胡恭平、余小漫在整个故事中一直游走于真假边缘。我不能太严肃地演，某种程度上，我们都在“闹着玩”给观众看，让他们笑。可是，电影不是小品，观众不会用看小品的心态看电影。电影需要让观众有代入感，让他们进入电影的世界，因此，不能有违背生活常理的夸张呈现。

我们会跟着片中角色推进故事，哪怕我在电影中做着特别夸张的事情，演技还得是真实的，至少在某一方面得维持真实的成分，要不然，观众会出戏，这也是一种挑战。演胡恭平时，我一本正经在搞

笑，周围角色还有整个环境可以非常“闹”，可是我就一直很“稳”，以律师的方式解决问题。

记者：您和马东锡、宋小宝的组合让观众大吃一惊。作为演员，三人的经历、风格看上去如此不同。

費翔：我也很难想象我们三个人能组合在一起，但在《窗前明月，咣！》里，我们三人的组合是成功的，观众会觉得太奇怪，因为我们符合片中的角色要求。爆发力是马东锡饰演的熊大力一角需要的，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，把门撞飞非常夸张，不可能。马东锡来演，我能信，他给所有人带来“熊大力来了怎么办”的危机感，是电影特别需要的。

胡恭平需要我这种看起来很正经的人，有时他的很多举动会有些“过分”，可观众还是觉得胡恭平好像蛮有正义感，导演想要的就是反差。宋小宝更不用说了，他的喜剧天分与生俱来。他饰演的费什·李一度以“尸体”出现，后来“尸体”醒来，他被换上新娘婚纱，陷入失忆状态，需要观众一看就觉得好笑。他的肢体语言一流，随机应变的反应也是拍摄现场最多的。

每个演员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表演特色。如果没看过电影，你也许觉得我们三个人的风格有非常大的差异，但我们不是在一起做综艺节目，我们在演角色，角色符合剧情，在片中特别合理。

我喜欢充满力度的角色

记者：您年轻时很少拍电影，为什么现在开始密集的电影创作？

費翔：好剧本、好角色太难得了，近年我把重心放到影视创作上，因为有更多机会碰到让我动心的剧本。

我前一阵子做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委，看到来自各个国家的入围影片。我们最后把“最佳影片”颁给中国电影《走走停停》，这确实是我们所有评委公认最好的一部电影。近几年，中国电影涌现了许多好作品。很多优秀的编剧、导演完成了具有国际水平的电影，打动了我。

中国电影确实到了黄金阶段，人才济济，有很多好机会给演员发挥。看到合适我的角色，我会产生欲望，想要演。乌尔善找我演《封神》，殷寿这个角色太难得了，我自信可以把他演好，演得比任何人都好。我有这种信心，才愿意接角色。演《窗前明月，咣！》里的胡恭平，我

也有着同样的自信。当时导演找我，我觉得我可以演好，不会把一个好角色浪费了。

记者：您长期在百老汇主演音乐剧，演电影时会加入舞台表演元素吗？

費翔：演《窗前明月，咣！》时，我用上了很多在百老汇演话剧、音乐剧的经验。我在舞台上表演过喜剧，积累的经验都能用到这部电影里。喜剧表演有它的规律，比如演员要抖一个包袱，前面要怎么铺垫，包袱怎么抖，对手演员如何反应等，都有特定的处理方式，对于演员来说，就看你自己怎样去表现。

我的表演方式一定受到我过去的训练，还有我的个人风格、说话方式的影响。我的表演肯定与别的演员不一样，我反而觉得这是我的特色。我用自己喜欢的表演方式塑造角色。我可以演得很生活化，如果剧情需要接地气的表演，我可以把自己摆得非常“低”，变成非常小的小人物。

我喜欢力度很强的角色，我可以把这么多年累积的舞台以及生活经验都用上，这种角色我演起来过瘾。

记者：有人觉得短视频正严重冲击电影市场，有人认为电影依然有无可匹敌的魅力，您如何看待？

費翔：现在的电影生态挺复杂，很多因素影响人们的娱乐形式，不只电影，还有音乐、现场演出等。这几年，人们最大的娱乐变成了玩手机，越来越多的人变得越来越“宅”，就想在家里待着，包括我也如此。这是一个全世界的现象，好莱坞也在面临类似挑战。所以，电影人都在思考，怎样才能让观众重回电影院。

电影艺术非常特殊，它不是在手机上看到的画面。只有在电影院里，灯光变暗，你与很多陌生人一起进入另外一个世界，这才是电影的魅力。自己在家里看片，没有那种感觉，更何况在手机上看，感觉更不对了。时时刻刻会有干扰因素，一旦暂停去做其他事，再回来看电影，无法形成一群观众聚在黑暗中跟随一个故事一起走、一起笑、一起哭的共振。

我希望我们能够尽可能维持中国电影的基石，那就是走进电影院这个环节。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看的影片，多去电影院观影，我觉得这挺重要。

（据《解放日报》）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“不要塑料袋，我自己有布袋。”

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.1克。

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